

紅爐暖閣佳人睡

唐人冬日取暖手冊^{*}

在古代，寒冷是人們每年都要面臨的巨大生存挑戰。古人沒有即開即用的空調，也沒有集中供應的暖氣，每當時節步入寒冬，就會有無數人為如何安然度過冬天而擔憂發愁。

唐宋時代本是中國氣候史上的溫暖期，冬季的氣溫已經不像魏晉南北朝時那樣寒冷，但是一般人家還是對冬天充滿了畏懼。杜甫在夔州之時，曾經遇到一次強烈的寒潮，在刺骨冷風中，絕望的詩人寫了一首歌行體詩《後苦寒行》描寫當時的感受：“晚來江門失大木，猛風中夜吹白屋。天兵斬斷青海戎，殺氣南行動地軸，不爾苦寒何太酷。”生動地寫出了自己的小屋在寒冷的西北風中搖搖欲墜的景象。夔州位於現在的重慶地區，尚屬比較溫暖的城市，在其他地方，嚴冬則更加冷酷。如常年生活在河南的孟郊，寫過一首《苦寒吟》，詩云：“天寒色青蒼，北風叫枯桑。厚冰無裂文，短日有冷光。敲石不得

^{*} 原題《唐朝人如何過冬：官宦暖爐皮裘，百姓地爐紙衣》，2017年1月25日首發於澎湃新聞·私家歷史。

火，壯陰奪正陽。苦調竟何言，凍吟成此章。”杜甫在寒風中還有餘裕想像天兵斬戎、殺氣南行的景象，孟郊則是冷得連詩都幾乎吟不出了。

燒出爐中一片春：燃爐採暖



面對冷酷的寒冬，古人並非束手待斃，他們想出了許多保暖防寒的方式，以求順利渡過這每年一次的難關。

冬天沒有農事，人們一天之中大部分時間都待在家裏，因此室內取暖是防寒工作的重中之重。中國位於北半球，陽光長期從南方射入，故此房屋多是坐北朝南的格局，以求在冬日最大限度地接收太陽送來的溫暖。當然，到了真正的數九寒天，單憑微弱的陽光遠遠不能達到取暖的效果，夜裏沒有陽光的時候，時間將更加難熬。因此，早在先秦時代，古人就想到了生火取暖之法，最早是在庭院四周設置巨大的火灶生火，《呂氏春秋》描寫春秋時衛靈公的冬季日常，就是“衣狐裘，坐熊席，陬隅有灶”的景象。再到後來，這種露天的火灶又被改進為室內的火爐。到了漢朝以後，考古文物中更是大量出現了各類小型暖爐、手爐等取暖設備。

在唐代，人們在室內取暖的主要方式仍然是生爐火。王公貴族和高級士大夫常常使用銅製的暖爐，在其中燃燒木炭取暖，或者乾脆直接利用熏爐燃香發熱。曾當過宰相的元稹寫過一組吟詠二十四節氣的詩，其中《大寒》一首寫道：“臘酒自盈樽，金爐獸炭溫。大寒宜近火，無事莫開門。”其中“金爐

獸炭”說的就是銅暖爐和製成獸形的木炭。初唐詩人宋之問在宮城的秘書省值班時曾作《冬夜寓直麟閣》一詩，中有“直事披三省，重關閉七門。廣庭憐雪淨，深屋喜爐溫”之句，可見在宮廷裏值班是能享受暖氣待遇的。白居易晚年退休居洛陽家中，冬日裏最大的愛好就是靠在暖爐邊睡覺，久而久之，居然對暖爐產生了感情。到了春天天氣回暖，不得不將暖爐收藏起來時，他寫下一首《別春爐》與之告別，說自己和爐子“獨宿相依久，多情欲別難”，為了能和暖爐長相廝守，竟想讓天公“長遣四時寒”，讓寒冷的日子再久一些。

暖爐雖然小巧便攜，但是造價昂貴，只有官宦人家才有經濟實力購置。家境一般的人，買不起銅暖爐，又需要生火取暖，便在自己家的屋子裏挖一個深坑，在坑裏堆滿木柴，摻著松脂和杉子之類的易燃物點火取暖，稱為“地爐”。晚唐詩人皮日休在《奉和魯望樵人十詠》中描寫當時樵夫的冬日生活是：“山客地爐裏，然薪如陽輝。松膏作滫瀡，杉子為珠璣。響誤擊刺鬧，焰疑彗孛飛。傍邊暖白酒，不覺瀑冰垂。”地爐雖然不如銅暖爐精緻，但在爐邊暖上一壺白酒，看著爐中火星迅速地躍起又彗星般飛濺的景象，也庶可暫時忘記屋外的寒冷。

不管是暖爐還是地爐，都需要添加燃料。在唐代的平民百姓家，最常見的燃料是木柴或柴草，而朝廷官員和比較富裕的人家，則大多會選擇使用燃燒更易、效率更高的木炭。在高官富戶集中的長安城，木炭的使用量相當驚人。唐玄宗天寶五載，朝廷特別增設了“木炭使”的職務，到了唐德宗貞元年

間，又在戶部下設立“木炭採造使”，專門負責購買、燒製木炭，供給長安皇室和官員使用。長安城的木炭來源主要是城南終南山上的樹木，當時終南山上除了隱士之外，就數樵夫最多，故此王維的《終南山》詩中要強調“欲投人處宿，隔水問樵夫”，而白居易《賣炭翁》中那位“伐薪燒炭南山中”的老翁，便是在終南山中伐木製炭的眾多炭工之一。為了方便將木材和木炭及時運到長安城，唐朝皇室專門開闢了一條漕河，連通終南山和宮城，並在長安西市建造了專門的貯木場。除了政府置辦以外，唐代最繁榮的西市里有專門製造、販賣木炭的商店，還有許多炭商將炭放在牛車或驢車裏，甚至直接背在背上走街串巷地叫賣。冬日木炭的價格隨著氣溫波動，天氣越冷，利潤便越高。木炭昂貴之時，並非人人有能力購置，一生窮困的孟郊之所以得到“郊寒”的稱號，除了詩風孤峭以外，也因為他無錢購買取暖物資，經常在冬日寫詩嘆寒。孟郊曾寫過一首《答友人贈炭》感謝朋友在冬日為自己送來木炭取暖，詩云：“青山白屋有仁人，贈炭價重雙烏銀。驅卻坐上千重寒，燒出爐中一片春。吹霞弄日光不定，暖得曲身成直身。”雪中得炭的驚喜之情躍然紙上。除了木炭以外，西涼國還曾向唐朝進貢過一百條“瑞炭”，據《開元天寶遺事》說這種炭“長尺餘，青色，堅硬如鐵，燒之無焰有光，每條可燒十日，熱不可近”，從描述上看很可能就是煤炭了。

簾幕、地毯、氈帳：室內保暖



除了藉助爐火升溫取暖之外，唐人到了冬天還會在房屋內裝置很多禦寒的設施，其中最常用的就是暖簾。一張氈布製成的厚重簾幕，可以有效遮住木結構房屋的縫隙，將寒風擋在屋外。因此唐人在佈置房屋時，總是“向暖窗戶開，迎寒簾幕合”，在房屋靠北的一面留下懸掛簾幕的位置。五代詞人歐陽炯的《菩薩蠻》詞中用“紅爐暖閣佳人睡，隔簾飛雪添寒氣”的句子，形象地寫出了簾幕內外冷暖迥異的狀況。同樣可以用來遮風的還有室內用的屏風，白居易在《卯飲》中說自己冬天早晨的狀態是：“短屏風掩臥床頭，烏帽青氈白氈裘。卯飲一杯眠一覺，世間何事不悠悠。”能夠如此悠閒，床邊遮風的屏障功不可沒。此外，唐人通常還會在地上和坐臥的床榻上鋪上厚厚的毯子，抵禦下方透出的寒氣。白居易“新樂府”裏的名作《紅綫毯》，描寫了唐朝宮廷中一種用絲絨做成的地毯，詩中說：

披香殿廣十丈餘，紅綫織成可殿鋪。

彩絲茸茸香拂拂，綫軟花虛不勝物。

美人蹋上歌舞來，羅襪繡鞋隨步沒。

太原毯澀毳縷硬，蜀都褥薄錦花冷。

不如此毯溫且柔，年年十月來宣州。

這種紅綫毯之所以如此舒適，乃是因為地方上為了討好皇

帝，製作時不惜工本，為織成一幅能鋪滿披香殿的紅毯，不知耗費了多少絲綿。因此白居易在詩末質問道：“宣城太守知不知，一丈毯，千兩絲。地不知寒人要暖，少奪人衣作地衣。”

唐代的一般士人，無法做到這樣奢侈，他們通常會用動物皮毛做成的氈子當坐墊。白居易離開長安，回到老家渭南金氏村為母親守孝時，曾經寫詩給朋友張殷衡，描述自己的村居生活，其中有“藥銚夜傾殘酒暖，竹床寒取舊氈鋪”之句，可見他為了防止村舍竹床的寒冷，在回老家時特地帶上了保暖的氈墊。年輕時的杜甫並沒有白居易準備周全，他在東遊齊魯時因為沒有帶氈墊，到了秋天只能感嘆“晨朝降白露，遙憶舊青氈”。當然氈墊也不是人人都有能力置辦的，杜甫曾作詩嘲戲朋友鄭虔，說他“才名四十年，坐客寒無氈”——鄭虔曾長期



〔南宋〕陳居中《文姬歸漢圖》中所畫的地氈